

■罗永昌

糖藕与藕粉

入秋，变色的树叶撑起一片迷彩的天，桂花嫂的糖藕摊又出现在梧桐树下。顺着甜丝丝的香味，老远就看到买糖藕的人，蒜瓣样围着小摊。车身玻璃罩子里的不锈钢深锅里，烧好的糖藕一段段起着红润的油光。桂花嫂一手掀藕，一手抽出风干的荷叶托住，淋汁，双手麻利地将荷叶边折拢，再用棉绳缚牢，放入牛皮纸袋微笑着递给客人。一招一式，传递出老外婆式的从容与亲切。

藕与糯米，都为晚秋作物。糯米糖藕，蕴含着荷风稻香的诗意，浓缩了一方水土的精华，带着浓浓的江南气息。桂花嫂的糖藕，是糯香的，是浓酽的，又是质朴的，还是迷人的，更让人吃了会莫名奇妙地上瘾。山里好多民宿都来预定，当做特产，分享给八方来客，广受好评。我十分敬佩桂花嫂的手艺，跟她讲：“怎么家里烧不出这个味儿？”桂花嫂脸上笑开了，沉吟

片刻说，自己灌藕都用新收糯米，先用烧出的草木灰加水过滤成汁，糯米用汁水浸泡过，这样不但香味独特，还能帮助消化。桂花嫂的糖藕不光外表诱人，肚皮里的货色绝对对得起它的外貌，是由内而外的美。

多数时候，糖藕我都买回家吃，早上搭白粥，很落胃。桂花嫂的藕粉，则会现调现吃。

桂花嫂卖的藕粉，不是粉末状的，如雪花片片。山塘养壮의藕，秋后挖出，去掉藕节，藕鞭，磨碾滤渣，沉淀出的藕粉块晾晒后，再用刀削成薄片，没有丝毫其他添加。含上一片，很快像雪糕一样在舌尖化开，齿颊间，留香气袅袅。

看桂花嫂冲藕粉，像看一场精彩的折子戏。她在碗里放进几片藕粉，先用温开水调开，然后一手执壶徐徐倒沸水，一手捏着调羹轻轻打圈，稍顷，白色的粉水就

变成半透明琥珀状的藕羹，这时，她马上又挑上小勺山楂膏，撒一撮桂花，朱红金黄相衬的藕粉，出落得灵动溶溶，比宋时小画还清雅。

冯唐说，世间美好的事物都是半透明的。坐在梧桐树下吃藕粉，过嘴瘾，又隐约寄托了弈棋清客の诗意，当是这样的意境。

对桂花嫂来说，卖的每碗藕粉兹事体大，不能轻慢。“自己做的东西，首先自己要觉得很拿得出手，那样才有可能得到人家的喜欢，自己都看不上，怎么可能让别人说好呢？”很多卖点心的小摊为省事，用一次性杯和碗，桂花嫂认为不环保也不好看，她都用白瓷碗。给客人冲藕粉的时候，嘴里含笑带一句，放心好了，碗除了用开水烫，每天都会消毒。看一旁侧扣的碗，如朵朵半开的白玫瑰。

近年，老街拥挤的污水管网疏通一

新，石板路齐整镶嵌，鲜花更替不断，早不再吴下阿蒙。很多游客来访古、找传统小吃。还有不少老外，嚓嚓嚓地按着快门，东照西拍，吃藕粉。“刚开始，我紧张得说话都发抖，现在还会向他们哈喽打招呼，不怕你笑话，我现在跟外孙学英语呢。”桂花嫂捂着嘴格格笑，看去竟有一丝俏皮。现年56岁的桂花嫂，盘成髻的发用一根檀木簪别住，柳叶眉、点绛唇，雪青薄线衫外扎着明黄大围裙，释放出的活力，如一株饱满的美人蕉，男人见了特别喜欢。桂花嫂微笑说，现在出摊，自己习惯化化妆，保不定出现在陌生人镜头里，打扮好看点，也能给老街长脸。现在环境好了，我们也要把自己的门面和营生做得更好，好上加好，客人才会来了又来。

追求美，继而成为美好事物的缔造者。桂花嫂的话，如同她烹制的糖藕与藕粉，自然、实在、朴素，耐人寻味。



■夏妙灵

一朝邂逅成亲戚

坐在摩托车上，春风迎面呼啸而来已令身心倍感舒坦，何况有鸟语花香一路做伴！

到了浙闽交界处的友谊桥头，儿子问：“桥的那头是福建省，桥的这头是浙江省对吧？”我点头。

下车，我们沿溪而行。路边的山花成了仪仗队，次序紊乱但不乏热烈，似向我们致欢迎词；淑景融融迎君来！“春是花博士”，一点也不假。

对面山坡上越过寒冬的稻田里，草籽花星星点点地紫着。山坪上胡萝卜花也强打精神顶在枝头，它们即将成为杜鹃科花木“抛砖引玉”的使命，化春泥而去。映山红满山冈地悠悠晃荡，脚步丈量着坑坑洼洼，把一座座山冈急成了关云长的脸。櫟木花黄了坟坎，它素淡的品质里，坚守着对人类的关怀——泡一杯櫟木花茶，叫吃了“清明糕”的舌舌略感涩味，几杯下肚则能清理腹中湿气。路旁草丛中的“大猫脚迹花”是粉

蝶的恩主，你看，毛毛虫正在花枝间快乐地扭动着并不苗条的身段，它们也在春光里激情澎湃呢！

“哇，好多花！”儿子一声喊，把我从花的遐想里拉回到眼前境况。

是啊，花多，我们摘去！

不一会儿，我和儿子各抱着大把的映山红，站到一个小型水电站的后山小坪上。那里住着两户人家，楼下户，楼上一户。二楼人家的正门对着小坪，门口和小坪间架着一条水泥板。花香引领着我们母子到二楼门外，我们对花的赞美声把楼里的人引过了水泥板，他们微笑着称赞我儿子，称赞着花，称赞这暖融融的春光。言语朴实无华，装着满满当当的和谐。

打过招呼，互递过笑脸后，女主人端出几张椅凳，招呼我们就坐。接着，她泡出热气腾腾的茶水给我们解渴。又提出两个塑料袋，一个装着饼干，一个装着花生，分明是把我们这素昧平生的母子俩当作贵客款待了。男主人就

一把竹椅坐下，与我们攀谈，算是陪客。

喝茶、剥花生、聊天，自始至终夫妇俩也没问及我们家居何处、在哪里工作，更不知道我们姓名啥。

黄昏将近，我们起身告辞。主人还要留我们吃晚饭，我们礼貌地拒绝了。女主人说：“过些天你们再来就可以摘好吃的小竹笋了，来了就在这里吃便饭啊！”似乎我们是她远离家门难得回家一趟的子女，或其他远道而来的亲戚。

回家路上，我和儿子都被一种道不出名目的情愫感动着，暖透了心窝。

儿子说：“等我有空，约上几位挚友同来，带几箱啤酒，带一桌菜肴，孝敬咱这家亲眷。”我为儿子的打算感到高兴，都说一饭之恩当千米奉送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何况他是要回馈这春光里邂逅的亲眷。

是的，我们早已从心底里当他们亲眷——值得亲近，值得眷爱的人。

微恙幸得罗汉果

入适量红糖，清水煮沸。趁热服下后，躺在床上盖被出汗。一小时后，发出微汗，脑袋痛感全无，浑身轻松，真是“药到病除”。再看书上所写的功能，方知此“食方”能“止呕吐，除风湿寒热，发汗解表，和中散寒，适用于风寒感冒、发热头痛、身痛无汗者”。“杭菊饮”的制法也差不多，其功效是“通肺气止咳逆，清三焦郁火。适用于风热感冒初起、头痛发热患者”。“葱白粥”呢？则更好了，既可当药喝，又可当饭吃。《本草纲目》引《济生秘验》载有此方，大意是：粳米一两，葱白、白糖各适量。先煮粳米，待粳米将熟时将切成段的葱白2~3茎及白糖放入即可。热服，取微汗，可解表散寒，和胃补中，适用于风寒感冒。与“既可当药喝，又可当饭吃”的“葱白粥”相映成趣的是“葱豉黄酒汤”，既可当药喝，又可当酒饮，喜欢喝酒者，想来不必为生病必须禁酒而烦恼了……

食疗次数多了，我就有了“宝贵经验”，感冒致头痛发热，如不上医院，那就用上述一系列的“食方”吧。但是，我患感冒，有时尽管没有头痛发热，也热衷于吃这种“食方”了，而且也不限于《本草纲目》里所说的方子。中国的医书浩如烟海，寻找“食方”的过程，也是一种美妙的文化享受，我寻找、尝试、使用这些方子，仿佛是在品味中国的“药文化”。

因此，这次遭遇感冒，自然也用“药

文化”对待——食疗。前几天看“红楼梦研究资料”，资料说《红楼梦》第十九回“情切切良宵花解语，意绵绵静日玉生香”中写道：至次日清晨，袭人起来，便觉身体发重，头疼目胀，四肢火热。先时还挣扎得住，次后捱不住，只要睡着，因而和衣躺在炕上。宝玉忙回了贾母，传医诊视，说道：“不过偶感风寒，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。”第二十一回写道：袭人已是夜间发了汗，觉得轻省了些。第五十一回写道：晴雯病后，大夫诊了一会脉道：“小姐的症是外感内滞，近日时气不好，竟算是个小伤寒。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，风寒也不大，不过是血气原弱，偶然沾带了些，吃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。”第五十五回“辱亲家恶妻争闲气，欺幼主刁奴蓄险心”中也写道：湘云亦因时气所感，亦卧病于蘅芜园……这几回都写红楼女儿感冒症状及其治疗，但用什么药治没有详尽。这位研究者结合红楼梦其他资料，说治感冒的药方中有“罗汉果”作药料的。

我对此大有兴趣，罗汉果莫非也能治感冒？正好前段时间有一朋友从广西回来，带给我一盒罗汉果，还没启封，便迫不及待地拿来试吃。关于罗汉果的传说很多，其中之一是：相传中国广西永福县的一位瑶族农民，在一次上山打柴时不慎被野蜂所蜇，他顺手从身边一条藤子上摘下一枚野果擦伤，竟然止住胀痛，此事被一位叫罗汉的乡村医生

听闻，对这种野果反复研究，用来治疗感冒咳嗽等病，效果很好。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瑶族医生，就把这种野果叫作罗汉果。其他的传说虽各种各样，但总离不开罗汉果能食用、药用。除能治感冒外，它还能治其他许多病痛。

既能食用，又能药用，我怎能不用？于是拆去包装，唯觉一股浓郁的甘甜之香扑鼻而来，一个个外形圆圆的罗汉干果，十分可爱地躺在盒子里，每个大小像橘子一般，皮色棕中带黑，看去虽十分厚重，但其皮薄脆如蛋壳，我用手指轻轻一捏就把它弄破了。剥开罗汉果的皮，里面是一瓣瓣棕黄色的果实，我掰一小片放入嘴里先尝，满嘴的甘甜沁入腹中，气通神爽，顿觉感冒好了三分。

宋朝张栻《赋罗汉果》云：“黄实累累本自芳，西湖名字著诸方。里称胜母吾常避，珍重山僧自煮汤。”南宋林用中《赋罗汉果》也道：“团团硕果自流黄，罗汉芳名托上方。寄语山僧留待客，多些滋味煮成汤。”可见，罗汉果要泡成汤喝才入味有效。我拿来一只瓷杯，把去壳后的一个罗汉果稍稍碾碎放入若干，冲入开水，过片刻后饮用，但觉香气浓郁，鲜甜爽口，生津化痰，回味无穷……就这样喝了几次，感冒完全好了。

真是：人间炎凉有病苦，微恙幸得罗汉果。

■陶琦

消失的耐心

看到一个很搞笑的新闻：一男子辅导女儿做作业，气得下巴脱臼，头上缠着绷带兀自骂骂咧咧。当今，各种焦躁、紧张、心急失控的现代症候，逐渐占据了公众的视野，以至于有一句戏言：“不做作业母慈心孝，一做作业鸡飞狗跳。”人们失去耐心的现象也不只是反映在辅导小孩做作业上——难以看完稍长的文章、无法容忍一些复杂的需求、不愿倾听甚至懒得辩驳，正在成为生活中的新常态。

耐心是向他人传递的一种友好信号，证明自己非常重视正在发生的事情。美国心理学家麦克雷提出的“大五人格”，具有“亲和性”的人得分最高，即这一部分人懂得耐心是为获他人喜爱、成为理想的人所须做出的必要牺牲。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个感观温度计，标记着他人是怎样对待自己的，并据此做出相应的反馈。

过去的生活形态，人与人的协作互助程度更高，行为也容易受到从众性的影响。如昔日商业不发达，人们会很耐心地 and 周围的人保持良好关系，有了事情可以找到人帮忙。这些潜在因素，就是社会生活的隐形规范，对人们的性情和行为进行着有效调节。若有人待人处世缺乏耐心，孤独无助的处境会很艰难，当事人也会感受到一种受挫的沮丧。

现代科技和商业蓬勃兴盛，人们面临的制约变少，有时只需拿出手机动一动手指头，足不出户就能解决衣食需

求，即便凌晨3点也能立刻招来各种人工服务，生活从未变得如此独立和便捷。这种极度便利的环境，很容易让人失去同理心，无法换位思考看待他人、看待世界。以往需要付出极大耐心才能交换获取的资源，如今轻易就能得到，让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子的。

而且，现代信息源源不断地冲击，也拔高了人们的情绪阈值，以往被认为是乐趣的事情，也不再让人感到快乐或产生愉悦的兴奋。像过去辅导孩子学习，是家庭成员维持情感依恋的互动方式，如今成了大人孩子都怕的“恐辅症”；享受美食很多时候也演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咀嚼，因为看手机的诱惑更大。

美国天普大学研究发现，频繁使用智能手机的人，情绪会更不耐烦、更为冲动。这也是现实中很多人遇到一点小事干扰，就开始莫名急躁，想要一步到位解决麻烦，如果没有达到期望值，便急赤白脸、心急火燎的原因。而且当事人也意识不到自己走火入魔般的行为，不但无助事情的解决，反而更接近于自毁。

早些年，苹果公司CEO蒂姆·库克受邀到麻省理工毕业典礼上演讲，称他担心人类会随着技术发展出现自我意识缺损，变得和电脑一样失去价值观和同理心。或许现代人就正在走向被智能设备同化的道路上，逐渐消失的耐心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前兆。

乡村匠人

在我爱人的老家，至今还有一位姓吴的老人在从事着一种古老的职业，即一到农闲时节，就挑起他的剃头担子，走街串巷地为一些老顾客剃头理发。他的行头非常简单，通常是一块理发布、一把旧木梳、一把剃头刀。洗头水与肥皂，主人家一般都是自备的。到了年底再挨家挨户地收取工钱，一年才收取25元，便宜得让人吃惊。

听公公讲，在从前，从事理发这行当的地位多是低下的，但它又毕竟有别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因此，很多人也会选择这一行来当作谋生的手段。吴师傅小时候便是因为家穷，早早地便出来跟人学理发手艺，虽是吃了不少苦，但因着他的勤快与手艺的精湛，上门叫他理发的人日益多了起来。尤其是每年的二二月二，很多正月小孩的人家便将吴师傅请到家中为孩子剃头。剃头那天，吴师傅是最尊贵的客人，再穷的人家也会设法弄几道好菜来款待师傅，期待着被剃头的孩子今后能成为人中之龙。

但渐渐地，人们的生活好了起来，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已厌倦了这种简单的剃头方式，于是小镇上好几家时髦漂亮的理发店应运而生，人们在装潢极为讲究的理发店里找到了另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。生意日益惨淡的吴师傅再也不能单一地靠理发生活下去了，于是他回到家中重新种起了祖辈留下的几亩薄田。农闲时，再挑上他的剃头担子为一些需要他的老顾客上门理发，我的公公就是喜欢这种剃头方式的顾客之一。

每次轮到吴师傅来理发的日子，公公就特别有仪式感，一大早就将那把破旧的老木椅搬到院子里等吴师傅。吴师傅来时通常是正午，他剃头时的场景，我见过不多，但那耐人寻味的场景却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目光。在瓦蓝的天空下，这位民间匠人身着中短的黑色棉衣，纯朴的黑色衬着他略有些发白的胡须，格外有时代感，褐色的裤子上甚

至还沾着些许的泥巴。他手法娴熟且神色专注，理发时吴师傅尤其讲究工艺的完美和艺术。理发完再为公公修面，他通常会先洗脸毛巾上倒上一点热水，把公公的面部焐一会儿，然后打上肥皂，再把修面刀在布上翻来覆去荡几下，便三下两下就把胡子给刮了。忙活完这些之后，他还会给公公带来一点福利，比如用双拳给他捶捶背，或者在公公的肩上连续推拿按摩，让公公轻松全身。最后，这位民间艺人再为公公掏耳朵。掏耳朵这个活儿，既要大胆，又要细心，既凭眼看，还要凭手感，那种将耳扒伸到耳朵里，在里面探来探去，轻轻刮动，那种痒痒的、酥酥的，甚至还有点微疼的感觉，实在奇妙无比，公公通常是很惬意地闭着眼睛，躺在木椅上享受着那温柔一刀后带来的这些感受，无尽的满足中，是对已往生活的回味和对传统理发手艺的信赖。此时初冬的阳光暖洋洋的，鸡鸭们排着队摇摇晃晃地从主人的脚边走过，有赶在冬季来临时开放的野花儿在小院的墙角边悄悄地绽放了，随风摇曳着。风儿轻轻，阳光暖暖的，那些淡淡的恬静的农家小院的感觉得在不知不觉间便渗透了出来，如同一幅没修边幅的画卷，真实而又遥远，透析着自然的味道……

只是近些年来，剃头匠都没来过。听旁人讲，老人有些体力不支，眼神不济了，怕是要休息些日子了。公公偶尔会念叨着：“也不知吴师傅怎样了？”言语颇有些失落。正月过去了，吴师傅还是没有来，婆婆有一次收拾房间，将那把老木椅拖到后院的角落去，说是占地儿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剃头师傅那略带灰白的头发和深深的皱纹，他那或努力或专注的神情像褪了色的黑白照片，带着沉甸甸的历史感。而当这些历史的画面穿过岁月的沧桑，汇聚在深夜下我寂寞的笔尖时，我好像又看到了在生活所迫下，这些乡村剃头匠们挑着担子越来越远的身影……